

19秋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小结

2020-09-18 15:27:03

首尔国立大学，占山为王。这意味着我从寝室到教学楼，需要翻过一个山头，也意味着我离开校园真正进入闹市，需要乘半个小时公交车下山。空间的隔绝自然影响了我交流生活的许多选择，譬如能不下山绝不下山，能不出门绝不出门，既然出门就不要轻易回寝室，诸如此类。

首尔大的同学们学习是极其努力的，校园内的各个开放空间都会有在埋头苦干的学生们。我在学业上的收获可以算是一个惊喜，由于英语课程数量的限制，我选课不算多，考察方式也小组作业和论文为主。这给了我许多自主的时间，来消化每门课海量的文献。教授偶尔会组织一对一的office hour，可以谈谈彼此感兴趣的话题，百无禁忌。

首尔大的传播学单独成立为一个学院，与新闻学之间泾渭分明，不同于我国带有历史特色地将传播学作为新闻学院分支。在首尔大传播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使我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也使我从历史脉络与学科发展这一更宏观的视角对这一专业的过去与未来展开审视。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门课为Critical communication，这一课程以海量文献阅读与教授讲授为主要方式，梳理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理论发展。从我所熟悉的英尼斯、麦克卢汉，到较为陌生的本雅明、阿多诺，再到后现代传播学理论与当下批判学派前沿，这一框架性的理论学习与文献阅读，补充了我在国内专业课学习中较少接触的知识。另一门印象深刻的课程为Global communication，由于英语授课与课程主题，吸引了不同国家的交换生与留学生，这一课程的学习过程本身即为国际传播的实践过程。我与一位法国交换生组队进行了小组作业，以中法两国年轻人对“房”的理解差异为题进行调研与分析，以量化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发现两国年轻人对“买房”这一概念的理解差异与行为差异。这一报告作为期末汇报与大作业提交，获得教授满分的评分。在这一课程中，我也获得了A-的成绩。由于我对艺术与艺术批判的兴趣，我与教授Jay就传播学批判理论中艺术相关的部分经常进行探讨与讨论。在交流期间，国内的戏剧高清放映由于政策原因，要求获得电影版号才能公开放映，这一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与教授Jay就戏剧媒介与电影媒介之间的传承与突破展开探讨，依据本雅明对艺术的机械复制的观点，认为电影作为戏剧突破空间限制后的机械复制，与戏剧官摄之间存在差异与区别。这一探讨也引发了我对戏剧与电影媒介研究的兴趣，有意向将其作为我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远处的传播学院楼 首尔大有艺术学院，我每天去教室的路上都会路过堆积成山的石膏像与各种类型的半成品，实在叫人眼红。机缘巧合下，我参与了艺术学院开设的《女权主义艺术与批评》课程，女权问题在当地算是近几年十分火热的话题，《八二年生的金智英》引起的争议在国内也有些影响。这门课的开设实际上也是首尔大的顶着压力的创举，同学们和老师共同摸索着与辩论着，同时也是包容又和谐地接纳与讨论各种观点，氛围很好。

这几个月的生活，给我一种平和之感。可能这也是我在首尔这几个月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再为自己所在关心的、讨论的“敏感”话题感到敏感。没有什么理应当讳莫如深，如果模棱两可，不妨多看些、多想些，女权主义话题如此，传播学亦如此。



下山的路 我能在首尔保持良好的作息，主要归功于每周一至周五一早的韩语语言班。这样一来，几个没课的下午就由我自由发挥。我对独处的偏爱远远大于群居，在首尔最常去的地方是剧院。首尔的小剧院集中在大学路，那里曾是首尔大的旧址，首尔大或许被蓬勃发展的剧院挤去了山上（不是），三步两步、楼上楼下、抬头低头间，都是一个个小剧场在上演不同的剧目。有些是成熟的驻场剧，有些则是新写成的略显稚嫩的本子，在这里可以一窥韩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生态。而大剧场则分散在首尔各处，诸如《变身怪医》、《Rebecca》、《理发师陶德》等经典剧目的韩语版轮番上演，对于我来说十分友好。我对首尔留下最多的文字，大概也就是剧评了。